

司法中介人 入門工具包

單元九

縱觀全球

www.justiceintermediary.org





世界各國司法中介機制之報告

近用司法公平參與中心已就幾個國家撰寫了報告，並可在我們的網站上查閱完整內容：

<https://www.justiceintermediary.org/around-the-globe-report>

報告內容包含：

- 國家中介人計畫
- 當地法源
- 司法中介人之角色
- 工作準則
- 培訓計畫
- 良好的實務範例
- 研究的想法
- 制度建構之建議

在世界各地，至少有13個國家已有法律基礎或正在立法中的司法中介人制度。雖然這些司法中介機制起先是為了兒童而設計，而非專為障礙者。意指「中介人」一義之詞包含溝通協助員（Communication Assistant, 於紐西蘭、加拿大和美國中被使用）和促進者（Facilitator, 於西班牙和墨西哥中被使用。）

在一些司法系統中，明確法律規範了司法中介人的角色，如紐西蘭、以色列和肯亞。而在其他地方（例如美國佛蒙特州或加拿大安大略省）則採用了一般無障礙法或去歧視法。在墨西哥，司法中介人的概念則是於程序指令中允許「技術支持」而引入。

在大多數國家，司法中介人的工作聚焦於法庭中近用司法的服務。有一些例外，例如：在美國和加拿大，除了在法庭的角色，司法中介人也可能在其他的情況下提供協助，例如行政聽證會(administrative hearings)。

司法中介人的角色主要是透過在法庭上的實踐來定義的，並期望保持中立。大多數司法中介人制度為受害者和證人提供幫助，而有些國家的中介人也為被告提供協助（紐西蘭和墨西哥）或試圖擴充向他們平等地提供服務（英格蘭和威爾士）。

至於司法中介人的職業概況，大部分法律並未將其工作局限於特定的職業。在一些國家，透過工作的實踐，大多數的司法中介人來自特定職業的背景。例如，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很常見言語和語言治療師；而西班牙則是心理學家。

其他司法管轄區比較重視其他能力。例如墨西哥的制度比較重視人際溝通技巧的價值。以色列的制度有更多樣化的專業背景，包括犯罪學家。



司法中介人計劃的建立和司法中介人的培訓往往由發起該制度的組織決定和運行。英格蘭和威爾斯則由司法部承擔了這一職責。

不同國家的司法中介人的監測和支持通常是內部完成的，例如透過在每項工作後進行報告和集體團隊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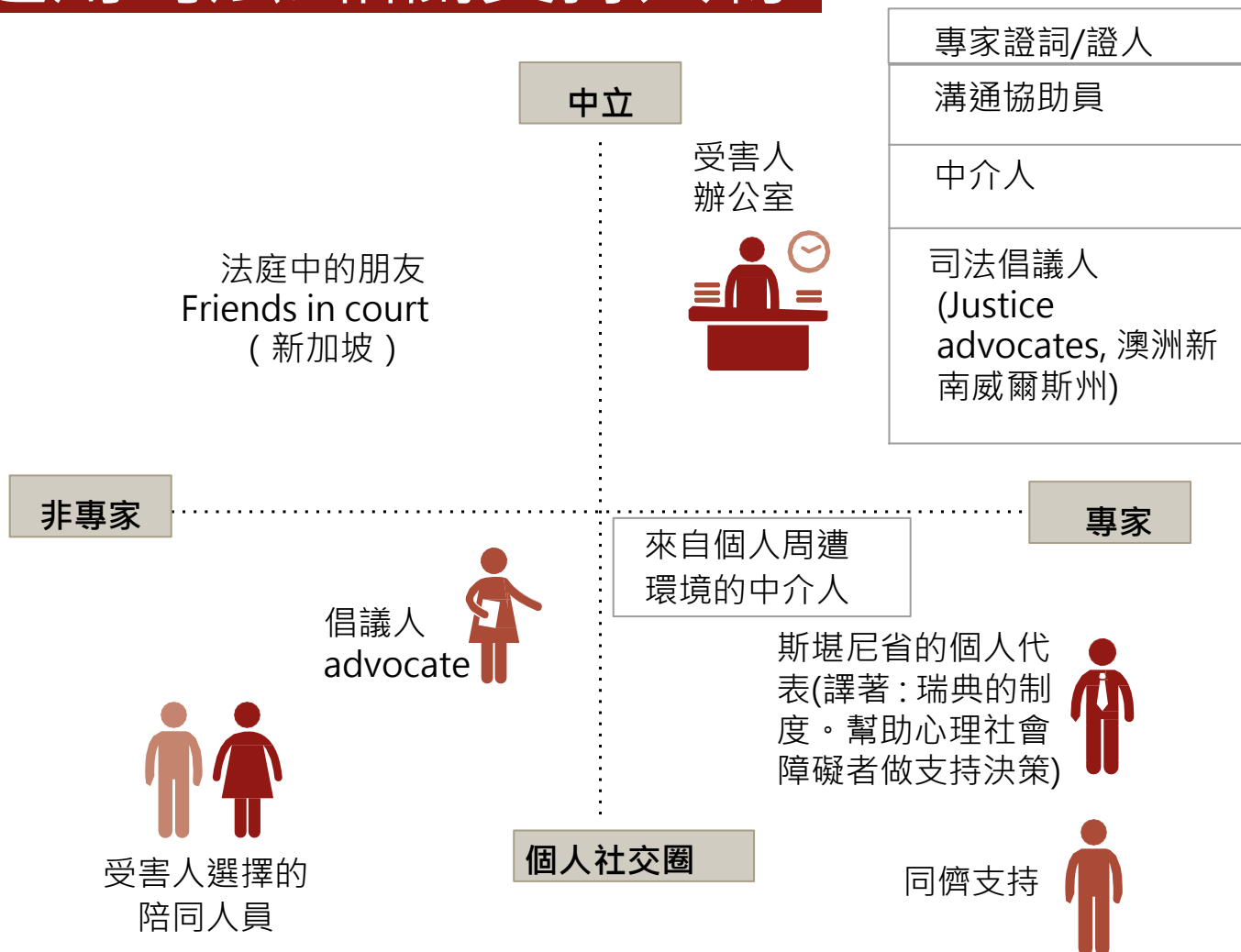
在一些國家，資金由國家透過資助非政府組織（西班牙和墨西哥）或透過法院或其他服務機構提供（英國和美國）。然而，大多數國家的資金來源不穩定或間接，這使得中介人服務的運作因不確定性而變得困難，而且問題往往因缺乏有效籌資的資源而加劇。

從支持角色的圖表中（第5頁）可以看出，有各種角色和司法中介人的角色有互動。這些角色的中立程度不同。例如，非法律的權利倡議人會偏袒他們的客戶；而家庭成員可能只有在了解當事者這部分具有專長，但並不了解法律制度。

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司法中介人是從障礙者的家人或者親密的朋友那裏招募的；而在其他地方，社會工作者或人權倡議者會擔任司法中介人的角色。正如本工具包中所描述的以及前面提到的報告中所簡潔地包含的，每個新制度都必須考慮司法中介人的基本原則，這一點很重要。



近用司法: 相關支持人物



支持者/陪同人：存在於紐西蘭、西班牙和歐盟之立法系統。

適當的成年人：(英國、新加坡)，獨立第三人(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在警方訪問、取指紋時需要在場 - 提供的證據可能會在法庭上被拒絕。

中介人/溝通協助員：擁有不同的角色。有些人在所有程序中都在場，有些人只在提供證據時在場。有些被認為旨在支持該人，有些人則被認為是促進各方間的溝通。



	誰享有法定權利	參與方	訴訟類型	職業（有些微差別）	有專業登記（地方）	培訓	中立	服務由國家直接資助	向法庭提交報告
英格蘭和威爾斯	證人和原告	原告，證人和被告	刑事與家庭	許多言語和語言治療師，也有教師、心理師	是的，原告和證人	正式（由國家安排）	是的	是的	是，關於溝通技巧和建議的調整
紐西蘭	證人、原告和被告	原告，證人和被告	刑事（主要）家庭青少年法庭精神衛生	言語和語言治療師	2 個專業的組織	由服務提供者安排	是的	是的（試行計畫）	是，關於溝通技巧
以色列	證人、原告和被告	原告，證人和被告	刑事、民事、家庭法、精神衛生、勞動、其他	任何背景，中介人依案件和訴訟類型被指派	聯繫非政府組織（Bizchut）為案件轉介中介人	Bizchut 和 特拉維夫大學	是的	否	是，溝通技巧和建議的調整
肯亞	原告和被告	原告和被告（憲法）	刑事	大量社區衛生工作者和智能障礙者權利倡議者	沒有	由非政府組織安排	是的	否	僅供內部使用，不提交給法院



	誰享有法定權利	參與方	訴訟類型	職業（有些微差別）	有專業登記（地方）	培訓	中立	服務由政府直接資助	向法庭提交報告
加拿大	未明確規定	原告，證人和被告	刑事	言語和語言治療師	非官方，但有公開的人才庫	由非政府組織安排	是的	否	是
美國佛蒙特州	無（ADA,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不同的角色，排除被告	所有法院和行政案件	對障礙者有深入了解的專業人士	聯繫非政府組織來為案件指派中介人	由非政府組織安排	是的	是的，發票系統	否
墨西哥	無	被告	刑事	任何人	聯繫非政府組織（書面）來為案件指派中介人	由非政府組織安排，與大學合作	是的，按實務（依 Document a 建議，沒有法律地位）	否（例外：一個城市資助試行）	否
西班牙	主要針對原告	原告與證人	刑事	法律未規定，最常見心理學家（尤其有受害者時）	沒有	沒有正式培訓	是的	否（或間接）	是，關於溝通技巧和作證能力/可信度



緊迫問題 和 未來展望

在本節中，我們選擇了一些制度來作說明，其相關的評論提供了一些與繼續工作和未來計劃有關的指標，如該州或國家的聯繫人所述。

分享他們的主要聯繫方式已獲得他們同意。



英格蘭和威爾斯

在英國所識別的緊迫問題是刑事證人與在其他位置的障礙者（例如被告、嫌疑人和非刑事法律領域）相比獲得不平等的服務。雖然有制定了平等對待被告的法律，但政府尚未確實實施，導致服務的提供不一致或只有專案計畫。

在註冊制度下工作，只接受有限的督導、監測和品質控制。由於是自僱人士，而且處於法律系統孤立環境，以及工作量的不規則，因此保留人才存在顯著的挑戰。

有一種看法認為，法律專業人士經常誤解中介人工作的複雜性，經常將他們視為「支持者」，而不承認他們的專業程度。

好消息是，司法部已承諾審查所有中介人的服務。一個意識提升和提供資訊的網站如下：

<https://www.intermediaries-for-justice.org>

世界各地的讀者都可以成為會員（免費）。另一個有用的非政府信息來源是

<https://www.theadvocatesgateway.org>

聯絡: Paula Backen

paula@backen.co.uk





美國佛蒙特州

佛蒙特州溝通支持計畫 (VCSP) 正在設計一個申請表格，供法官核准服務，以簡化申請程序。此計畫的資金籌措是一個持續的挑戰，而且由於該州的鄉村性質，達到所有需要中介人的障礙者的外展也是一個問題。

該州的某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常使用此服務。在受訪者的經驗中，有時最有效的提高意識策略是口耳相傳。另一個挑戰是招聘，原因在於該工作目前只是兼職並且工資很低。這意味著大部分員工都有全職工作，只在業餘時間從事中介人的工作。

該組織目前正在就更高的費用進行談判，因為該系統和 VCSP 的工作得到了客戶、律師、法官和州政府工作人員的正面回饋和尊重。

聯絡：Lynne Cardozo,
csp@disabilityrightsvt.org

加拿大

穩定資金的來源被認為是主要的挑戰，而且許多人不知道他們有權利獲得溝通協助，而且司法系統沒有足夠的諮詢來說明如何以及何時提供中介人的服務。

另一個問題是相互競爭的需求，中介人有其他全職工作義務，經常沒有時間為人們提供支持，或者說服務常依賴於中介人的善意。此外，還需要更多的培訓。

而且，受害者、證人和被告都不知道他們有權近用司法救助、合理調整和支持。宣傳相關資訊並向可能的用戶提供教育是必要的。好消息是，《加拿大無障礙法》(the Accessible Canada Act)正在引入中，此法案會在聯邦計劃司法系統中發展近用性的標準。此法案可能會對法院產生重大影響，且鼓勵中介人服務的使用。

聯絡: Barbara Collier
barbaracollier.cdac@gmail.com

墨西哥

最迫切的問題是資金和服務的脆弱性，這些服務可能因政治意志的不確定性而終止。到目前為止，此服務已經在法院的請求下支援了一些受害者，法院知道中介人提供的服務，也認識到享有調整的權利。

然而，團隊未能像預期的那樣與受害者取得聯繫，因為中介人只有在訴訟程序到達法院後才能採取行動，而且由於舉報犯罪的不同障礙，許多程序從未達到該階段。

此外，團隊目前正在解決監測問題，以保證所提供服務的品質。

聯絡: Diana Sheinbaum
diana@documenta.org.mx



西班牙

司法中介人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這項服務的認可度不足，或是司法中介人未被允許在所有有需要的任務中提供協助，例如在設計問題或更具侵入性的功能時。人們混淆了司法中介人和照顧者的需要。現在有許多法院承認需要司法中介人，但也有許多法院不承認。越來越多法院接受預先錄製的證據，並開始停止進行訴訟而轉為接受預先錄製的證詞或引入調整。

資金問題被視為一個長期的挑戰，然而越來越多人認識到中介人的角色，轉介率也在提高。未來需要增加培訓，以提高中介人的自我照顧能力。也需要建立一個公共資料庫來擴展這項服務並提高法律專業人員的意識。雖然障礙者對他們的權利有更多的了解，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聯絡：Maria Gomez-Carrillo de Castro
maria.gomez@fairjustice.net

以色列

資金是運營當前服務的非政府組織 Bizchut 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Bizchut 主張法院行政部門應承擔這些服務的責任。目前，法院已同意開展試辦計畫，作為向法定服務邁出的第一步。

目前的立法規定是當事人需為其所需調整的提供資金。先前 Bizchut 主張承認司法中介人時，無法獲得國家資助。

其他已確定的挑戰包括在整個司法系統提供更一致的服務，另外要政府承擔這項服務的財務和組織責任。包括承認中介人為官方認可的職業，規範其提供的機制，包括培訓，認證，以及薪資率。

好消息是，Bizchut 希望在法院系統方面取得突破，就像他們在法律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樣，這將提高對這一角色的認識並改善培訓。

Bizchut 目前正在與特拉維夫法院進行討論來建立一個提供「待命」司法促進者的服務制度，促進者將常駐在法院並在有調整需求時介入任何案件或法庭聽審。

聯絡：Idit Saragusti
idit@bizchut.org.il





紐西蘭

近年來，「Talking Trouble」團隊在整個司法部門開展了廣泛的培訓和提高意識的活動，以增加可及性的溝通流程和資源的使用，無論是否實際使用了中介人。他們為警察、律師、法官、監獄工作人員、青年司法社會工作者、家庭團體會議協調員和保釋支持工作者提供培訓，以幫助他們適應工作中的溝通。另一個項目著眼於保釋條件表格中的可及性。

因為該服務協助檢方證人/原告和被告，使從業者對刑事司法系統有一個全面的視角，這對於培訓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諮詢相當有用。

在紐西蘭，促進溝通流程的可及性和滿足個人需求的責任落在每個人的身上，而不僅僅是中介人。通常，參與法律程序的人員至少已經具備一定程度的意識和技能，可以發現語言和溝通需求並做出回應。

未來，Talking Trouble 希望加強與警方的合作，以協助警方詢問和參與各方認可的官方計劃，其中包括必要的培訓、認證和申訴流程。

提供中介人的兩個機構都與司法部建立聯絡關係，以決定國家培訓、認證以及正式的程序。有多個部參與規劃溝通協助的過程。

尋找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合適勞動力具有挑戰性，因為合適的人（經驗豐富的語言治療師）可能已經有工作，並且當工作是零星的、缺乏彈性、臨時通知、經常重新安排時間的時候，讓人難以擔任溝通協助的角色。

中介人工作環境的心理、身體和職業安全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團隊不斷檢視如何了解其角色的界限以及他們的工作如何在法律上訴中受到挑戰。

這需要確定官方的溝通協助流程和程序，以便所有人清楚地了解各方的角色界限，進而可以相應地針對中介人和所有其他利害關係人進行培訓。

中介人制度是當前司法審查的一部分。由於媒體對一些案例的關注，它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例如：Teina Pora被錯誤地定罪而讓她監禁了20年，他患有胎兒酒精譜系障礙，並且當我們看媒體上出現的警方採訪時，很顯然Teina Pora不理解被問的問題。

這些類型的主題最近也被大法官首席科學顧問最近的報告以及媒體報導。

聯絡：[Sally Kedge](mailto:sallykedge@talkingtroublenz.org)
sallykedge@talkingtroublenz.org



肯亞

認可中介者的法律無法落實，而法律從業人員對於障礙者尤其是智能障礙的需要缺乏認識。目前尚不清楚誰應該負責調整，以及中介人在司法系統中的角色是什麼。針對近用司法的報告指出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對智能障礙成人進行的、測試其提供證據能力的預先審查測試的實行缺乏一致性，且否定了障礙者作證的權利。另外，《證據法》與較新的立法不符，較新的立法允許中介者的存在。

另外，需要對中介人進行正式認證，以確保他們在所有程序中受到認可和支持。目前情況是，中介人在程序的每一步都必須爭取獲得認可並被允許來協助人。培訓取決於 KAIH (譯註：Kenya Associ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ly Handicapped) 和 USPK (Users and Survivors of Psychiatry in Kenya, 肯亞精神醫學使用者和倖存者) 和可用的資金。中介人工作需要更多能見度、角色的明確性 (做什麼和不做什麼)，以及監督機制。

正面消息是，中介人介入的案例顯示，中介人產生了正面影響。法律實務人士聽取了中介人的建議。在一個案件中，法官將中介人召來法庭以進一步了解中介人的角色。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進展緩慢而混亂。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名患自閉症的女性需要偶爾四處走動並離開法庭。法官接受了中介人的建議，花了更多的時間處理這個過程，並調整了房間來滿足這位女士的需求。

聯絡：Fayel Achieng Odeny
fayel@kaihid.org





重點整理

- 司法中介人的角色在全球有很多不同的詮釋方式
- 並非所有國家都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 法律或實踐中普遍期望其角色是中立的
- 培訓通常由民間組織、而不是透過法律系統安排
- 監測、督導和支持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差別很大
- 在一些制度中已經建立了資金來源，而在其他計劃中，它仍然是一個持續需要關注的問題。



反思工具: 單元九

這裡是讓使用者反思各單元的內容，並幫助我們不斷改進和更新的機會。點擊 [這裡](#) 貢獻您寶貴的意見。

現行的哪些地方的立法將會支持開展司法中介人制度？

還需要哪些額外的立法？

你預計如何獲得資金？

接下頁...



哪些已被調查的制度可以為您的制度提供更多訊息？

中立態度對您的計劃是否重要？如果是，如何確保這一點？

在您的司法系統中，有哪些已知的相關角色可能和司法中介人重疊？您將如何設定界限？